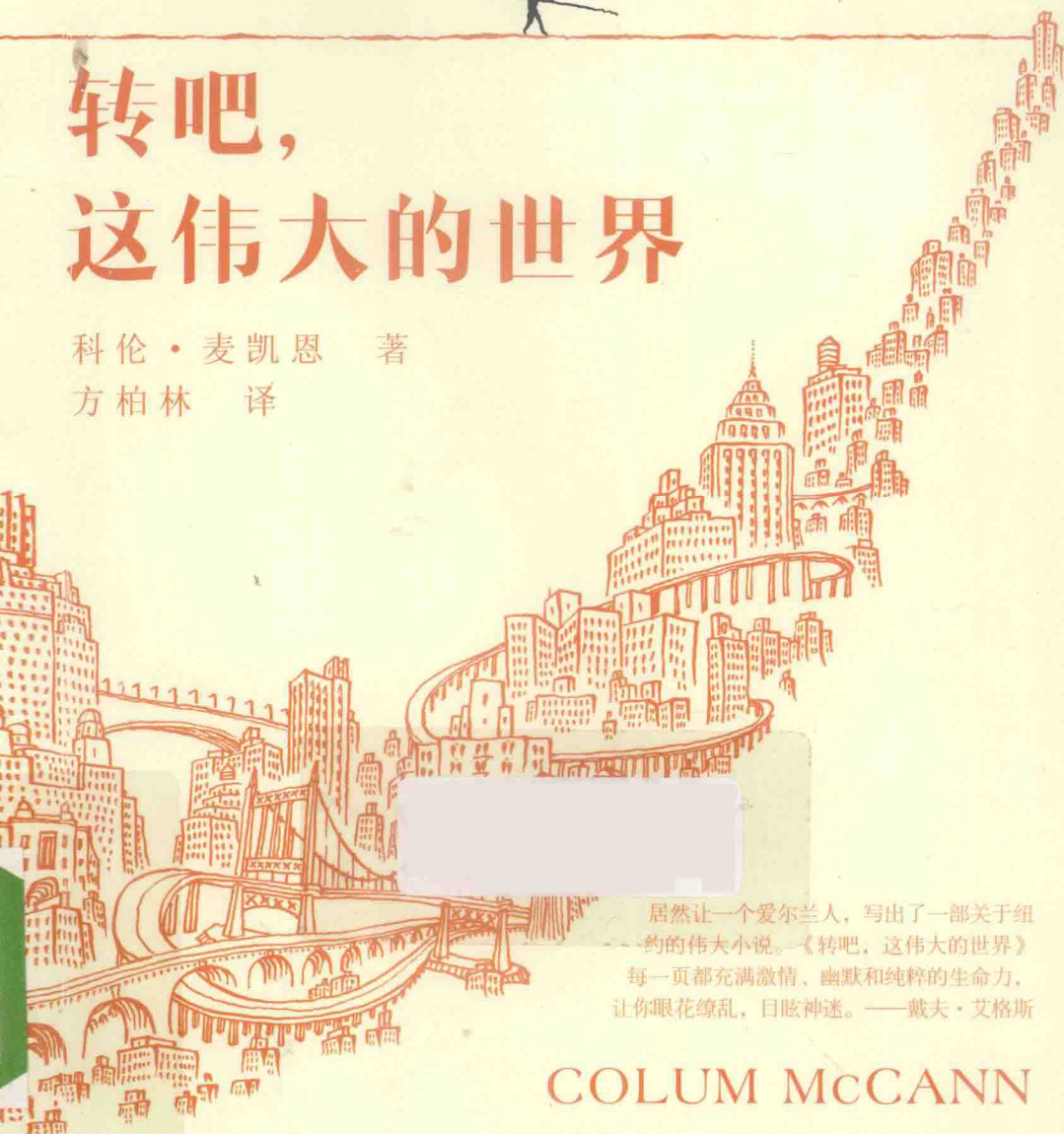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转吧， 这伟大的世界

科伦·麦凯恩 著
方柏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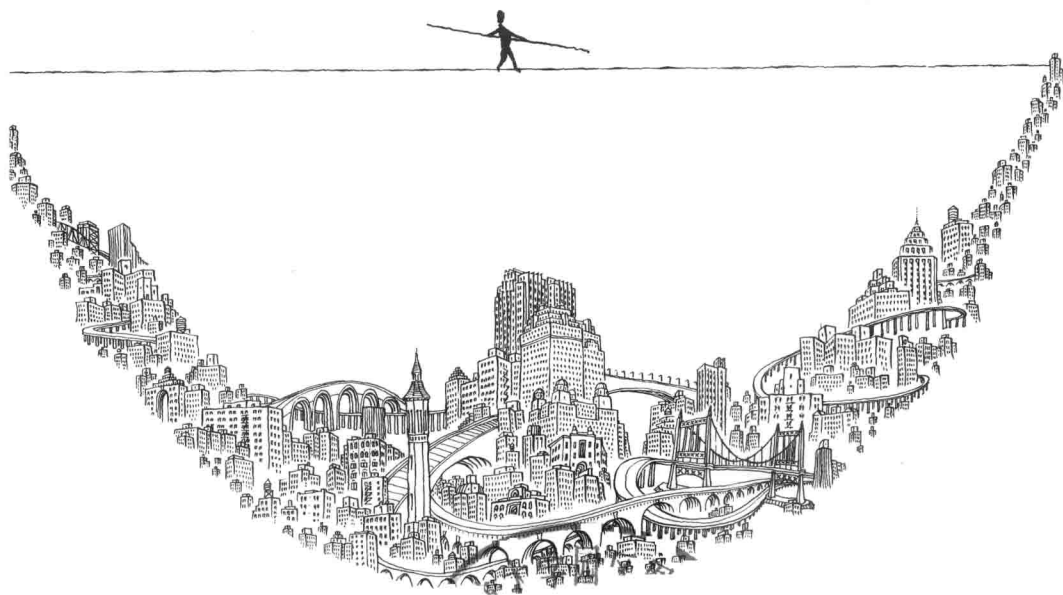
居然让一个爱尔兰人，写出了一部关于纽约的伟大小说。《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每一页都充满激情、幽默和纯粹的生命力，让你眼花缭乱，目眩神迷。——戴夫·艾格斯

COLUM McCANN

美国国家图书奖、都柏林国际文学奖获奖作品

山东文艺出版社

COLUM McCANN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转吧， 这伟大的世界

科伦·麦凯恩 著 方柏林 译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转吧, 这伟大的世界 / (爱尔兰) 麦凯恩著; 方柏林译.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29-4225-1

I. ①转… II. ①麦… ②方… III. ①长篇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I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65648号

图字: 15-2013-124号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under the title:

Let the Great World Spin

Copyright © 2009, Colum McCann

All rights reserved.

转吧, 这伟大的世界

(爱尔兰) 科伦·麦凯恩 著 方柏林 译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189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 (总编室)

0531-82098775 (发行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29千字

版 次 2013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4225-1

定 价 39.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致中国读者

科伦·麦凯恩

二〇一〇年初，我有幸访问中国，度过了一段令人异常激动的时光。我有机会漫步在紫禁城的后宫小径，或是徜徉在写满历史的大道。当然，和其他游客一样，我还去长城呆了一个下午。在成都，我行走在大地震留下的悲伤之中。我与人聊天，听人讲故事，踢毽子，深夜逛酒吧，去庙宇闲坐，清晨我还会听到街道清洁工刷拉拉的扫地声，我尽情吸收着这一切，接纳一个异地所赋予的新体验。

多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旅行者。若有机会进入新的国家，体验其生活，纵然来去匆匆，于我而言也是再欢喜不过的事情。中国向我开放着自己——开放着它的景象，气息，热情，还有幽暗。然而，作为一个旅行者，人们都知道这体验的短暂。我们无法进入其文化最为核心之处。我们也会意识到，自己最终会离去。我们无需顾及当地居家之柴米油盐。我们可以观察，而无需参与。即便参与也不过是短短一瞬，虽然那记忆是永恒的。

这也便是作品被译成外文的荣幸之所在。一个作品被翻译后，便有了新的生命。它会峰回路转，另成蹊径。译作参与文化。读者得之，读之，改之，并由着它进入新的方向。书的生命在于被人阅读。因此，对我来说，现在我好像在以一种焕然一新的方式，再次进入中国。借助此

书，中国读者也能来纽约，游走在我笔下的街道上，我也得以和他们一起游走，因为我作品的阐释，是要靠他们来完成的。对我来说，这是写作人生最令人激动之处。一个读者可以把我的作品拿去，自己去拥有。他们或许喜欢，或许不喜欢。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实质上让我的小说有了新的国籍。这是一种大旅游。它让我们的生命扎根，同时又获得释放。这就仿佛是在做一只飞鸟，同时又是一位鸟类学家。

而今的作家，背景常不限一地，这也是一幸。我出生在爱尔兰，住在纽约，写着想象中的别处。我有双重国籍。但我的书国籍更为多重。感谢外国出版商、译者和爱尔兰文学交流会等机构，我现在可以游历到一些完全不同的地方。我扣好我的文字之靴，背上我的文字行囊，登上语句之舟，但愿它们能将我带往某个值得一去的地方……

就这样，我重返中国了——这是何等的喜乐啊。但愿读者也一样，去探索，去游历我所讲述的纽约。

译者前言

二〇一〇年六月底，我刚到爱尔兰的时候，在机场叫了辆出租车。司机是一位自称六十一岁的都柏林人，留着小胡子，模样让人想起演员、007的扮演者之一肖恩·康纳利。路上，我们说起了爱尔兰面临的经济萧条。我问他的反应如何，他说爱尔兰有句名言：我们全部都躺在阴沟里，但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在仰望星空。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这一心态，也正是人类的精神文明生生不息的一大原因。

说来也巧，刚到都柏林时，我住的宾馆房间由于贴近斜屋顶，窗户就是天窗，每当我躺倒的时候，我就在“仰望星空”。后来到了都柏林马里安广场，看到王尔德塑像前的名言碑上，刻着这句关于仰望星空的话。这话本为王尔德名言，从出租车司机的口中，我得知这名言已经成了爱尔兰名言。

爱尔兰是一小小岛国，在加入欧盟之前的很多年，来的人不多，但是走出去的不少。土豆歉收的那些年，爱尔兰出现大饥荒，爱尔兰人乘坐“棺材船”，远走他乡，很多爱尔兰人到了北美闯世界。包括王尔德在内，爱尔兰很多著名作家如同文学界的吉普赛人，流离于世界各地。贝克特、乔伊斯、叶芝都曾长期旅居海外，王尔德后来在英国、巴黎等地居住。文学的世界山不转水转，他们最终又一——“荣归故里”。爱尔兰政府颇为注重文化，态度开明，不怎么计较一个作家是在爱尔兰本土还是在异国他乡，统统认同，不分彼此。在世界文学版图上，世界很小，

爱尔兰很大。

在爱尔兰，我遇到了一个越南裔澳大利亚作家潘华。她办有一份亚裔澳洲文学杂志，说认识一个华裔作家，在澳大利亚用英文写了一部小说，想在中国出版，但未能成功，皆因出版方担心作家丑化了中国。海外华裔作家现在越来越多，可是根在中国，花在墙外。由于得不到国内认同，耐心欠缺点的，在感情上就和祖国日渐疏远。这一点希望能跟爱尔兰学学，打开胸襟，视海外华人作家为中国作家，让其能自如出入，我相信这能增加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认同感，也有利于以他们为交流使者，提升中国的文化影响，这不正是推广“文化软实力”所要达到的效果吗？

《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的作者科伦·麦凯恩是引发如上思考的一个典型范例。麦凯恩本人是爱尔兰人，后到美国，揣着一本《在路上》，游历于美国，后来在美国大学教写作，同时从事创作。在美国，其作品享有盛名，《转吧，这伟大的世界》刚一出版，在美国出版界便好评如潮。人民文学出版社、美国文学研究会每年推荐一部美国作品为年度获奖作品，美国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刘海平先生就选中了这本书。挑选图书期间，我曾和刘老师以及上海的彭伦先生有过交流，讨论科伦·麦凯恩算不算“美国作家”。刘老师认为美国作家定义不必过于狭隘。美国毕竟是一移民国家，包容性强，认同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和他们所写的作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也正是美国文学的底气所在。

人文社和美国文学研究会最终决定给此书颁奖。决定做出三日后，此书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奖本来是颁发给美国作品的，可见此书也被美国人视作美国作品，虽然这不乏讽刺性——美国“本土”作家戴夫·艾格斯写道：“居然让一个爱尔兰人，写出了一部关于纽约的最伟大的小说之一。”

但这其实又不奇怪。任何一个地方，一个人待久了，都会失去对于当地风俗人情和社会文化的一些敏锐，以至于见怪不怪，就如同南京人对于中山陵或是俄罗斯文化部官员对于《天鹅湖》那样。朱光潜先生谈论审美距离时，举过一个很好的例子，大意是游人去海边看海，问附近的渔夫，渔夫曰，海有什么好看的，屋后有块菜地，绿油油颇为好看。土生土长会让一个人对于一个地域出现审美疲劳。科伦·麦凯恩来自爱尔兰，对纽约光怪陆离的人物和风景，尚不失一个“新鲜人”的观感。但他又不是一个走马观花的游客——毕竟在纽约待了一些年，故了然于胸而又不至于视而不见，感慨万千而又不至于一知半解。对于小说中的纽约城，作为居民之一的他能认识其自身特质，作为一个移民，他又能将它和其他城市对比：“这个城市不相信历史。怪事的发生，正是因为对过去缺乏必要的尊重。这个城市过着混一天是一天的日子。它不同于伦敦或者是雅典，甚至不同于悉尼、洛杉矶这些新世界的标志性城市，因为它没有必要相信它自己。不，这个城市才不去管自己的定位呢。他看到有人穿着一件T恤，上面的字样是：纽—他—妈—的一约。仿佛从古至今，从现在到未来，世界上就纽约这么一个地方。”这部美国小说同时又是一部出色的爱尔兰小说。“我们认他为爱尔兰人！”爱尔兰文学交流会的主任施涅德·麦基达（Sinéad Mac Aodha）女士说。在爱尔兰的文学交流会档案室，我看到了此书的各个译本。该组织积极向世界各地宣传这位移民出去的作家。在爱尔兰，我问过很多人，他们都说知道他。美国人不介意这个爱尔兰人当爱尔兰作家，爱尔兰人也不介意他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世界日趋多元，越来越多的作家来自多重文化背景，这也是当代文学激动人心之处。

《转吧，这伟大的世界》，是以爱尔兰式的抒情，去再现一个美国的大都市，和一个逝去的时代。小说的背景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那是一个多事的时代：互联网的发明、越战、尼克松下台、涂鸦艺术的兴起、解放神学的兴盛……如何把握这一切，展开一个我们通常所谓的“宏大叙事”呢？恰恰相反，作者十分巧妙地用法国人菲利普·珀蒂在世贸双塔之间走钢丝这么一个看似无厘头的事件，将各样的历史和社会元素串到了一起。在一个繁忙的都市，人们熙熙攘攘经营各自的生活，却又如一个个孤岛。“……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小小世界，心里都怀有与人交流的深层愿望，人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从某个奇怪的中间部分开始，讲述者努力想全部表达出来，让其一下子充满意义，充满逻辑，充满终极感。”

孤独的存在和对交流的向往，是书里的重要主题。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候，往往是带着各自的目的或期待，偏见或成见，情感或理解，以至于交流往往是鸡同鸭讲，一次对话极易变成两个独白，就如同两条平行但不相交的直线。交流的功课，仅靠听道理是学不来的，你得放下自己，走近对方——而这也是文学作品的一个妙用，它让人对这些沟通道理掌握“知其然”背后的诸多细节，让我们“知其所以然”，而这“所以然”，会如一道闪电的强光，刹那间让我们瞥见对方的心灵深处，生活从此而不同。顺便说一句，而今一些管理培训，开始用文学作品当教材，因为故事强过道理。《转吧，这伟大的世界》可作学习换位思考的一个出色教材。

如《转吧，这伟大的世界》这样，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在孤独的鸿沟上架设桥梁，是因文学的世界里游走着不少异类。他们将大家熟悉的陌生化，陌生的熟悉化，借此促成意想不到的交流。这些人冷不丁地来搅和一下，把其余的人甩出素常生活的轨道，撞击起来，以新的方式进入对方的生活，或是重新感受自己。在世贸双塔上面走钢丝的那个法国人就是其一。此人用俗话说叫“吃饱撑的”，跑到刚建在世贸双塔上

方，拉起钢丝在空中行走。升到那上面的时候，喧嚣的世界似乎停止了，所有人都开始举头仰望，且各怀各的心思：表面得意内心失落的法官，发现了一个空中的纽约丰碑；阵亡的越战母亲在思考儿子死亡的意义；一群早年的计算机高手则没心没肺地拿其是否会跌落开展赌博……

菲利普·珀蒂的那根钢索，链接了很多不同的故事。故事有多个叙述者，不同声音交织在一起，便让我们看到了一次难得的“交流”，看到那无法相交的平行之线，串到了一起。

在世贸双塔上走钢丝，也将过去和现在连到了一起。科伦·麦凯恩说他是刻意用结构主义手法来写这小说的。他用越战预兆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用菲利普·珀蒂对世贸中心的突袭预兆“九一一”事件——虽然前者是一次诗意的、善意的突袭，而后者则是一种恐怖。

书里没直接提到“九一一”，但是有趣的是，很多评论者认为此书是一部“九一一”小说。这确实也是一部“九一一”小说，如果非得辟出这个类别的话。“九一一”是一次恐怖袭击事件，事件撕裂了很多家庭，撕裂了美国和世界的关系，而今的主题，应该是疗治而非制造新的伤口。此书借古喻今，讲述了越战后破碎的心灵以不同方式走向愈合的过程，讲述人们如何走向独自和解或相互沟通。所谓时势造英雄，而今的美国，“九一一”后发起的两场战争还没有解决，人们无法不去寻找新的意义和出路，这包括向过去的时代寻找答案。此书搭上了后“九一一”时代的顺风车，写得又味道十足，所以想不都被关注都难。

可是，希望读者千万莫为批评家的标签所误，光去读“九一一”了。任何一部好的小说，主题都是繁复的，大家的解读也各有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带着一个固定的预期去看小说，会剥夺阅读的很多乐趣。慢慢走，欣赏吧，但愿您带着去陌生花园闲逛的心态，走进这部小说，这样兴许惊喜更大，收获更多。

小说的抒情多过历史，而正是在这样的抒情里，我们看到爱尔兰文学传统完美地着陆于美国的情境。此书进入中国后，如作者所言，还会发生新的互动，具有新的生命。作为读者，您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去解读这部小说。一个人可以从里面看到历史和社会，另外一个人可以看到神学和玄秘。

但是不管你怎么去解读，我想大家都不会错过此书构思的奇妙。居然以走钢丝为主线，让纽约城这个叫人简直无从下手的大城市，在作者的笔下旋转了起来。《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看完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说他一下子傻了，说小说怎么还能这样写？早知道这样，他早就开始写起来了。麦凯恩的这部小说也给人同样的印象，切入点选得特别好，用一根钢丝，串起了一个城市和一个时代。

这些故事中，有的质地坚硬，纹理精致，色彩华美，比如走钢丝的前前后后。这些故事也刻画了一些叫人难以遗忘的人物，比如内心温柔但心理脆弱的法官夫人；技术高超但言语笨拙的程序员；养尊处优且最后陷入失败的女艺术家和日渐色衰需靠阳伞遮颜的妓女。作者的写法很独特，比如老妓女蒂莉，一个出卖肉体的人生，在麦凯恩笔下充满抒情。传教士科里根的形象也让人过目不忘。和法国走钢丝人一样，他也是我们寻常生活里难得一见的异类。此书之后，他必定会成为一个新的参照，进入我们认识世界的坐标之中。

可是，有一些地方情节松散了些。比如涂鸦艺人的故事，虽然也是当时社会的一部分，但在小说里显得多余，不紧凑。这种故事的撞击式结构本身是强项也是弱项，须知，作者在写作艺术上也是在走钢丝。

和美国几近一边倒式的好评相比，在爱尔兰，本地一些批评家对于小说的结构毁誉参半。批评者倒很少质疑作品的文采和人物，但有人批评小说结构“不严谨”。这些批评或许出自震惊——毕竟这种形式尚且新

颖。另外，小说之所以显得“松散”，也是因为它是一部颇有野心、内容庞杂的“交响乐”式作品。作者的好友，已故作家弗兰克·麦考特（《教书匠》和《安吉拉的灰烬》的作者）说：“现在我替科伦·麦凯恩担心了。写出这么一部鸿篇巨制、空前绝后、令人心碎、形同交响乐的大作之后，他怎么办？纽约没有哪个小说家在写作上如此高峰入云，却又这般深不见底。”话虽如此，任何事情，摊子铺得太大，战线拉得太长，难免有失手之处。

当然，这些得失成败，是读者的解读任务。作为一个译者，关于小说的内容和艺术成就，我早该闭嘴了。

关于翻译，需要指出的是：文学翻译其实也是走钢丝，是平衡的艺术，得在理解和再现之间，在阅读流畅和背景理解之间，在读者期待和作者要求之间做出各种平衡。以注释为例，此书翻译中，遵照作者本人的意见，尽量减少注解，但是有一些地方是外来语，如西班牙语，直接译成中文怕是不妥，所以在删去备注后，将中文的意思直接放在文后括号里。一些双关语或文字游戏，虽然作者授权可以寻找中文类似的对应，但出于忠于原著的考虑，我多半选择直译，略加注释。

翻译是漫长而耗时的工作，译者编者虽然都尽心尽力，但两双眼睛比不上千万双眼睛，翻译的风格取舍和遣词造句，难免会有不当或错谬，恳请读者指正。

翻译过程中，我得到了芭芭拉·彭尼老师的大量帮助。世界上学问渊博、语言浅白、富有耐心的人都有，合在一起的则凤毛麟角，彭尼老师三者兼具。我实在幸运，每次翻译，她都帮我解答大量的问题。不怎么肯定的时候，有时我宁可错问，也不敢不问，所以一些纯属愚蠢的问题，但她照样认真回答不误。

科伦·麦凯恩先生也不厌其烦地解答了我的诸多问题，并在翻译的

一些处理方法上和我细致切磋，足见他对于中文译本的重视。

在爱尔兰期间，爱尔兰文学交流会主任施涅德·麦基达女士、伊娃·沃尔什（Aoife Walsh）女士和丽塔·麦凯恩（Rita McCann）女士给予大量宝贵的支持。施涅德·麦基达带我步行前往科里根故乡的海滩实际勘察，并安排我去世外桃源般的爱尔兰泰隆·古思里创作中心，安静地从事一段时间的翻译。

南京大学刘海平教授、上海九久读书人的彭伦先生在翻译过程中给予多方鼓励和支持。

我的夫人奚本丽一直在照顾全家，让我能腾出时间从事翻译，如果没有她的理解和支持，我这翻译根本完成不了。

在这里，对以上各位亲朋好友和师长的支持一并表示感谢！

方柏林

二〇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

爱尔兰泰隆·古思里创作中心

目录

致中国读者 001

译者前言 003

观者噤声 001

第一部

不是我不想上天堂，我喜欢这里 009

米罗米罗墙上挂 083

爱的恐惧 136

让那伟大世界永远旋转而下 185

第二部

标签 197

以太网 207

这个家是海马造 238

变化的刻槽 284

第三部

零件中的零件 293

分币 326

哈利路亚齐欢呼 338

第四部

向着大海咆哮而去 385

作者后记 416

观者噤声

看到他的人都驻足噤声。在教堂街。自由街。科特兰街。西街。富尔顿。维西。这样的沉默！除了静还是静，糟糕，却又美丽。刚开始，有的人认为这景象是光学效果，和天气有关，是阴影偶然导致。其他一些人理解为，这可能是个完美的都市笑话——只要有个人站住，向上指着，就会有人聚集过来，歪着脑袋，点着头，表示肯定，直到所有人都仰头看，看到上面原本空无一物，大家好比是在等一个莱尼·布鲁斯式^①包袱的抖落。但他们看的时间越长，就越肯定那是个人。那人站在大楼的边缘，衬托在灰黑的晨光下。也许是个洗窗户的。或许是个建筑工人。或许是要跳楼的。

在那里，在一百一十层的高度，那人完全静止着，如一个黑色玩具，衬托着多云的天空。

你只能从特定角度看到他，所以看客只得停到街角，在建筑物之间找空隙，或者从阴影处漫步走出来，看个清楚，不让飞檐、滴水嘴、栏杆、屋檐挡住视线。他脚下有根线，悬在两幢大楼之间，大家还没看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是个人的模样吸引了大家。大家的脖子伸着，寻思着接下来是厄运的降临，还是平平淡淡、令人失望的收场。所有看客面临这样的进退两难：不希望最后发现是个白痴站在绝壁般的大楼边

^① 莱尼·布鲁斯（1925—1966），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和社会批评家。

缘，空等一场，又怕那人滑落下来，被逮捕，或是伸长双臂俯冲下来，而自己却与这结局失之交臂。

看客的周围，城市平日的噪音一切照旧。汽车喇叭声。垃圾车声。渡轮汽笛声。地铁单调的奔驰声。M22 号公交停靠到路边，刹车，轧着路上坑洞，声如叹息。一片巧克力包装纸飞到了消防栓上。出租车车门砰一声关上的声音。幽暗的小巷深处破烂碰撞的声音。运动鞋鞋底擦地发出的尖锐的声音。公文包的皮革与裤腿的摩擦声。雨伞伞尖在路面划动的声音。推开旋转门，从屋内传到屋外来的谈话声。不过，看客也可以将所有声音收集起来，捶到一起，变成一种噪音，仍然不会听到什么。大家即使咒骂，也是悄悄地骂，毕恭毕敬地骂。大家三三两两，聚在教会街和德伊街路口的红绿灯附近，在山姆理发店的遮阳篷下，或是在查理音像店的门口。一群男女，如剧院观众一般，挤在圣保罗教堂栏杆处。还有在伍尔沃斯大楼窗前的，一个个在挤着去看。律师。电梯操作员。医生。清洗工。助理厨师。钻石商人。鱼贩子。穿破牛仔褲的妓女。大家在相伴之中找到一些慰藉。速记员。交易商。快递工。挂活广告牌的人。街头玩赌牌的人。联合爱迪生公司。马贝尔公司。华尔街。戴伊街和百老汇街角一个锁匠，坐在自己的面包车里。一个骑自行车的送信人，靠在西街一根电线杆上。一个红脸酒鬼大清早跑出来买醉。

人们从斯塔藤岛渡轮上看到了他。从西边的肉类加工仓库看到了他。在炮台公园那些新建的高楼里看到了他。在百老汇的那些餐车边看到了他。从下面的广场看到了他。从这两幢大楼里看到了他。

当然，也有一些人不管这些大惊小怪，对这一切不理不睬。这时是早上七点四十七分，他们已经疲于应付，什么也懒得管，有一张桌子，一支笔，一个电话就够他们对付了。他们从地铁站下面上来，从轿车里下来，从城市公交上下来，匆匆过了街，不想抬头傻看。寻常的一天，